顏氏學記

顏氏學記卷六　恕谷三

戴望述

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摶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實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於天下也宋儒於訓詁之外加以體仞性天遂直居傳道而於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於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眞元品明載之易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幽王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摶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

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注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夔魖罔象之譏也一靜坐聖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幾乎釋氏趺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爲先明與聖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徧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曰

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眞知爲重言人有眞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辨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議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注經講性天者爲道學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誦讀爲學矣上顏先生書以下文集

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肅自明之矣曰知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乂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

故孔子詔爲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參前倚衡是謂之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卽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身學身不之驗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敎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辯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敎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敎人以性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是後儒之尊德性非聖學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己治人之事周官取士以三物孔門傳習由以治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

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以佔畢爲專業也卽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鶩於誦讀著述何爲哉孔子刪定乃末年不見用恐先王旣遠大道就湮故刪緐就簡以詔後世使其效吾行而行非謂襲吾言而言也況言之似是而非以誤來學者乎則後儒之問學非古聖之道問學也上許酉山先生書

先生前贈塨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塨以爲千聖百王之學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卽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納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息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

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靜坐頓悟尋章句口耳則吾儒之歧途也與寳靜齋書

子向於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於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眞與不眞務盡其說令子果慨然有所敷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剖焉謂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子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繙閱事多自幼爲之長未能脫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紙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聽之但吾之繙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缺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人諸

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孰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爲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日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無變易者然般路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爲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僨蹶其考議之當急爲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誰質故上問之古人冝豈得已哉至子言絕名又言祇見名之可惡蓋惟恐子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予於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僑野汝輩少學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己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於

鶩外狗名則天性之誠必漓將爲鄉愿爲華士此所以皇然內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絕則又不可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慍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故曰無實邀譽者小人也逃名者后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答三弟論溪書

埭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亾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爲憾醕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久即無康成注亦未必亾何力之有若論其注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醕適亂經耳即如言禮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大禘先生

以爲是乎烏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傳首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下云公厮役之吏遊學周泰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遂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學受禮詩書博綜六蓺時之俊傑百家竝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昭烈帝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絀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弘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囊

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其用讖緯間有之然不可言全據緯術也稱三禘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而遂詬其生平也塔於宋儒毎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爲宋儒所錮矣而尚有迂闊偷惰懦弱尚染浮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受宋儒毒致之也則爲所錮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不牽其行謂得失皆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復擇皐閻書

格物之物即周禮之三物而人多疑之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但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爲行禮樂兵農爲藝試問天下之物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者外乎道原於天事習於學二帝三王擇民之秀者爲士使之入學習六

藝之事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名異而事則一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與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烏呼是誰生厲階哉與方靈皐書

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坐道學不過三者一玩照內地一持身不大傎蹶一誦讀著書遂自謂令世上品夫誠令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祗如此則偏且蔽更以禍世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爲二氏所襍而失聖門戒愼存養之旨也不大傎蹶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之士而無

當於聖門中行狂狷之三品也至於誦讀乃學中之一事而箸書乃見道不行託之論箸之事聖門所習者不外禮樂兵農今但兀兀窮年埋首故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無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大學之明親止善豈如此與（與張翰諸君書）

易爲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注易至壬辰而成嗟乎易入溓城乃二千年於茲矣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棼如而視其象忸怩徵其書會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測天道之書於是陳摶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並起推無極推先天不唯易道入於無用而華山道士靑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竄聖經而易之不亡脈脈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

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
因而重之何不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卦卽屬人事文
王彖辭於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道人事兼言也至坤牝馬之
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勿用利見大人乾乾
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勿論如復遯泰否
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
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
然也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卽天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
於此問其溫凊定省不盡問其繼志述事不能而專思其父母
如何有身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且以妄駭目之矣而謂之孝
乎況天與人亦各有其事天之事在化育人之事在經綸天而
不爲天之事而欲代人經綸則天工廢人而不爲人之事而專

測天化育則人續荒天工廢則乾坤毀人續荒則宇宙亂故天地人交相爲贊而亦各不相能三極之道也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易教也舉性天而歸諸人事也引而近之也程氏則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楊氏則曰教人以性爲先此非易教也舉道行而歸諸性天也推而遠之也其言似同其旨乃異豪釐之差千里之謬學術世運於此焉分不可不察也予弱冠受學於習齋先生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入浙問樂於河右毛先生爲予言及易辯河洛太極之非及歸而玩易卦彖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於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注一卦驟然若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公之斯世以共期寡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埰幼讀詩書三禮雖僃解錯互而徐而求之尚可得其本旨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說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乎泥於一字襃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尌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譎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襃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如周以來編年紀傳諸書何一非書其事而襃貶自見也乃至經莫而忽有所覬曰聖經不儆荏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還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荀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荏即筆削

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爲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會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且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故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昬覲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

此也因偕為傳注以質天下後世焉論語傳注成作而歎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為萬世師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莫可易矣而其為後世坊又何知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論性談天為事者誤矣其論誦詩也曰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則知後世專以誦讀為學者左矣且存心養性竝不之及惟教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洒掃應對進退之末為始以本為卒是不惟上達不輕傳即下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末與立本而末自舉之說皆過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務謹信長則禮樂不斯須去身求志以此達道以此不騖高遠

不徒佔畢禮樂何由以躬行何由衰異端何由昌熾民物何由沈淪而學術道傳何由日歧而日隳哉大學中庸則論語之疏義也論語言明親之道已具而晝然羅列其先後則在大學孔子始於下學終以一貫始於志學能立不惑終以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學者原有達天之候但躐等求之必作寐語蹶它途故聖人愼焉至于忠時性天之說紛起不實指之橫議或世何所折衷故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而中實以子臣弟友禮則成儀使知高遠必自卑邇上達不離下學皆庸常非隱怪而聖道上下盡矣無可加矣出此即異端矣塨承先孝慤命游習齋先生之門教以從事下學今忽忽老矣乃見聖道如此故妄言之以俟後之學者論語傳注序

塨自幼從先孝慤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習齋先生學

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閲當世講學諸公則宗晦庵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荆峴張武承斷斷弗相下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塨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塨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明親止善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具在丁丑重如浙戊寅五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卽大學中之物格卽可如程朱訓爲至卽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返證之六經歷歷可據而先儒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盜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令格物不明則學之

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無以承往聖之道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亦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即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謏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不前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論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訌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穨彼蹶明儒繼之又分歧途迄於今衆論襍陳譬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己臆偏考諸經以爲準的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揭摧以從事也大學辨業序

大學辨業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具

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閱戶誦矣五尺學僮皆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蕪帖括盛行鮮能知大學中有所謂三物者至講學之士其有名者問以禮樂亦多茫然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邪其日講明親者何物邪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取經中言學者合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邪則固曰吾學孔孟之學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勢殊不可行於今日邪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聖經學規纂序

予以子姪及甑將入小學而古傳旣湮謀授朱氏所編小學書

閱之殊郛廓天道性命上達也親迎朝覲皆壯年强仕時也以至居相告老諸則皆非僮幼事且何分於大學焉或曰小學使之先知其理耳奚必事之爲予㦬起立曰子漫語乎抑將以誤學術也論語曰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大戴禮曰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未嘗言釐明理也且朱氏曰小學學其事大學究其理子又曰小學以明理吾見竊理談性者接踵而幼而學儀習彝長而禮樂兵農以履事者寥寥也毋乃階之爲厲小學則然考內則八年及十五前教有成法晦翁亦嘗釆入小學固可信者乃偏尋昔人流傳儀節實之復纂四字語於首俾幼僮誦之卽學習之行之知行竝進庶蒙養而已端乎 小學稽業序

中庸論爲下不倍曰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而論語乃載孔子答顏淵問爲邦夏時殷路周冕進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議

制考文行其事也孔顏則辯論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後世策事之類昔年讀中說見王仲淹獻太平十二策心竊慕之而惜其書之不傳也漢儒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之張子亦云儒者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今幸際太平之世明四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爲下之義矣因準周官爲太平策七篇以俟君子擬太平策序

戊辰冬習齋先生過琇阿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爲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爲之序曰古之學一今之學劣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何其甚也古之爲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學之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爲學之之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爲學之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爲

學之之時治己則順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而宇內和平賴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守其所尚以爲道古聖教人成法罕過而問者加之佛老棄聞而起以淸淨虛無亂聖人之心性詞華之士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有所廓淸從而爲其所褋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禪互相譏訶古學亦皆不能復豈責人則明自知則暗與抑世運日趨於秏而實學衰亾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原流嘗謂孔子刪定孟子論性爲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爲主冠昬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雖不得其全得一節焉則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藝得以自勉失則識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烏呼二

千年墜緒犁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邪昔孟子陳學校遺法於周末韓氏以爲制度亾失空言無補況今去聖益遠學者分鶩於旁涂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太古年紀莫可究詰先生獨起而力任之誠見其孤且危而岌岌爲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詎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皆用力習行復古道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位育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闢者何如其鉅邪吾以知先生之所著非徒然也顏先生存學編序

三代而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亾世之學者曉則知其然與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咏秉彝美山甫也

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後罕言天道性命孟子時言者棼然不得已始明性善羣議始息荀楊韓李而下言性之說復人人殊而尤多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三代孔孟之教汔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空幻之談得與吾儒浸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鬬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出半信半疑於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汔豈可以輕變與今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先生出才甚大思甚睿志卓而守嚴遠於程朱陸王近於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存性編謂理卽氣之理氣卽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而皆出於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於是孟子言性

善之旨始箸教人踐形以為存養勿躐言性天於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為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與埰從游久頗於提命之餘窺其領要一日命埰作序曰子知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言為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不已是將以天道性命為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也哉

存性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風俗奚為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齋先生俯仰而三歎也七制而後古法

漸湮宋明而後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扼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一旦強寇卒發如魚爛瓦解不可收拾今日之張李昔日之黃巢也官軍西出賊已東趨秦蜀楚豫至於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患驟起亦必不至若此其慘也其爲士者平居則專帖括工揣摩上者釐事詞章或箸語錄閉戶俯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武夫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也乎三物賓興之世學卽所用用卽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又何怪先生之俯仰而三歎也先生自幼而壯備嘗孤苦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屛營則無時不在民物一日與塨語及天下事敗壞至此塨不覺泣下先生曰此仁心也自是勤有啟示塨

因得粗知其略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僴渾而大綱所在足爲後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有爲於世三代之治何不可以再見而乃徒託空言豈天使開其端而俟之後人邪吾復不能知之矣存治編序

先生三存編存學存性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濩身任民物之重已如是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塨從游後聞而說之著擬志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歷有年所及塨出游四方辯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爲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爲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蕪

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公侯之子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雖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主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奪國徒空言耳未聞後時之以不朝服誅也況於晚近雖有員玆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卽諸侯也而黃巢亦流寇豈係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自封建始也五封建之殘民亦未必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

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而其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在今日殺人以逞盈野盈城豈必流寇乎然流寇亾遬而封建亾遲則其兵爭必數百年不止而生民之禍更烈矣唐之藩鎭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守自然之勢也即立說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享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七戊寅客浙中得太倉陸道威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即郡縣久任之意質之先生先生曰可矣而非王道也商推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而先生沒矣嗚呼此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

存治編書後

顏先生述三存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冢治也慊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鴟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蠶翁書幹垣削屢夜豨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入囿兩寇屑逐于夏拔矛下格而還周之冥氏掌攻猛獸敺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爲諭俗文號曰喚迷途及釋迦佛贊解與張京兆議類爲存人編嗚呼先生之心迫矣存人編序

塨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於韓苑洛心慕之及覩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及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於是太息以爲古樂竟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於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

於公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爲主授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入聲調之以律皆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籥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轇轕使舉世茫然自居於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揣畫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駭衣食爲神奇而公之飢且寒相尋以瘨也豈不異哉塚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渢渢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樂錄闕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塚力學精進遠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毛氏樂錄跋

梁少保夢龍爲安平劉戶部鏜作墓表載嘉靖二十九年俺苔犯順直逼神京援兵四集城下戶部選曹屬給餉皆畏避劉公

奮然請行衝鋒抵大通橋餉以給嗟乎公加於人無算矣當時兵火燎原大掠城外號哭之聲徹於西內舉朝震恐世宗詔犒勤王師牛酒不知所出部文往復始得數餅開倉發粟囊橐釜甑一無所措士多餓死嗟乎以中葉全盛太祖太宗之神威未遠而惶惑無具至於如此所謂部進鄉舉纍纍若若素揣摩以應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高者談性天摭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啻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蠭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爲之慚且懼也書明劉戶部墓表後

習齋先生善居喪不惟倚廬堊室寢苫枕凷務入規矩即側坐專坐諸細節皆謹守以至功總喪所謂三不會再不會者皆愁遵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算遣其殯宮或墓哭獻乃除他人皆不能也惲皋聞士喪禮說序

吾儒正涂有二一曰儲學一曰練才何謂儲學禮樂兵農是也何謂練才運此禮樂兵農者是也送張少文北上序

自後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繙經閉目晾內疑於緇流而但期名理不求治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朞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概削落流至今日滋以廣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竊道聽以爲撰著乾坤之禍將未知所止矣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蠹昔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在戲下方握刀筆日某書某

傳某汲某法問以單事睨而不言無何被虜以名士之禍至此極矣孫氏詩鈔序

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毒不明不誠何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禮樂兵農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如朱氏謂太伯不從太王翦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沿至明代遞作僞書僞說如敗衣行荊棘逐處孔漏蓋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間有特出之士又皆夜郎自大故卒無當於道也惲氏族譜序

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立輒誤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為體外為用自治為立體及人為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實之經言不如是

也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義孝弟不見於用乎臨民之道德莊涖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曰正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體物體羣臣易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冉閔子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體即具用也用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痿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謂有有用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矣攷之古書惟老子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其所熒也朱子注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感爲太極之用正與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其注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配感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耶此兩顧依違之說也論宋人分體用

之訛

足下謂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能哉卞莊子之勇臧武仲之知見許聖門養由基之射造父之御傳名至今祇在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如禹益水火不兼君此時最宜習者刑名而鄙視之夫臯陶明刑三代尊之蕭何造律唐宋是規知男處當談何容易而以宋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若不痛洗不能入道也荅李長卑問

顔氏學記卷六

商城楊鐸石卿校栞

顏氏學記卷七　恕谷四

戴望述

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迺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以下馮辰劉調贊所撰年譜

先生二十歲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吏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畜於胸中而視之若愚豈人所可

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
遂卻入比事正學
先生質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卽不顧言言有纖悉迴護
卽不顧行不能告人卽爲苟且迴護卽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
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鶩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
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
賢者稍隱惡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尙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
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
者況後學有志耶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耶曰陳堯舜於前
無所用之
作日記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功不備書一身之過惡
直書一孝之難也曰求孝道往往悖矣得罪必書一話不書人

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得失者必書孝慈書日記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不慈即子有不孝自天曰辱詈願直受之曰未也語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君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即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以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恝矣疏矣非孝也又曰變繼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厚不知天下之偏厚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厚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忿此則仁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先生泣下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卽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並失其二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慤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禮也以人言則師尊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朝廷莊而家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語李毅武曰讀熟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卽爲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卽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蕪多尙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過毅武齋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人虛見無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創百孔欲驕得乎

又言省察力行如徇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

閱朱氏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祜一中卽是五行眞亂道也

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愼笑一謹言一勿作輕佻語媚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閒言廢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淺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生主通功易事

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抗慨悲歌上者爲屈賈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至傳槍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梯階一室不安置有法況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教

以容物公業儀

南溟壽次縣令問吏治曰令而爲令也攜卸男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龕糲甘蔬火耗襍派俱捐三時攜乾餱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者責取鹽以嘗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墩牆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則傳烽相救而教農則立田畯教倫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倉可足俗可淳民可殖亦小康矣

南溟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佞可親者害我者也剛方難合者謚我者也得恩而委曲奉承者害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恕人訣我

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張豐村來拜尙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

陳健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道異古四術三物仕卽其學學卽其仕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治不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滿腹學問而無閱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淸淨刑名三者王道無獘者也淸淨刑名可用救獘偏任則獘隨之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貶曰孔子時亾以拜陽貨後儒無譏議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饋豚卽當不受而往拜遇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栽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豈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卽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死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存此萬世之身目豈爲戔戔也乎

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朱者所

詬病然其意程朱即有之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即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即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有惡非即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先生至杭州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草堂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三子即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即同歸無取也

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勘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於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於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

尤欲切於時者此也

鎭江戾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卽道其道才近何學卽學其學

王草堂來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晳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襍老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辨誤聖賢詮注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男約翌日同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姪濱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歷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而求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棻愈謬故予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於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淸爲九聲於合二變以押五

聲四淸爲七調捻吹簫指授色譜已乃展樂錄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淸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捻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捻將秉燭乃拜謝教解出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何容有物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閒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據謂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遞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

之故也觀前有與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闇大衍之數者統惟教之

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荅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爲曾室右對曾少退南爲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爲禰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牆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奢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即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書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案有三心之存否身之視聽言動

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請益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送崑繩西行贈以四言力行闡道延才保身崑繩留詩曰宇宙久淩替大道爲淪亾儒生事訓詁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關於廢興宋儒談性命高視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浩無涯終歸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掇其英願以經世事甘心讓豪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王規模甚宏達體用何精強不得施於世著書垂典型豈徒在呫嗶遂以稱儒風我本駑下資兼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御慕伊呂績嘗嘆朱陸訌魚遊或在淵九皋聽鶴鳴井渫可用汲修綆無贏抵自與李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

薄山澤原相迺李子生晩吾黙訓本家承師傳得絶學一洗辜
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
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卽此爲脩齊卽此造平成乾坤劃開豁日
月森精鎡俯仰千古陋儒術何夢夢良苗被徃路稲霧披荒堈
滑滑朧頭泥嘤嘤草根蟲蕭然茅屋下歡笑溢形容爲我傾秫
酒爲我調醯虀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薇葛秩秩何
雝雝示我牀頭書閣部及五公（家藏孫高陽王五公經世書出以示余）壁上列山
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
冰兢更訪顔公里枳落遮頹牆鶴息霜羽高虎伏龍紋飛黃后
叟素履麗公偃匡牀乃知李子學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
君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羲皇自從繼莊歿獨行歎惸惸
於今得李子枯藤依長松枯藤無榮華長松長茯苓顚得扶持

力矯矯淩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涕沾膺臨歧復徘徊握手還丁寧贈我以四語皇皇金后盟乾惕錬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受君言勒爲肺腑銘努力各自愛無爲負餘齡千秋以爲期皎日陳丹衷

敬南曰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之歧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卽學也不學何知焉

將刊大學辨業念萬君季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蹤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少受學於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老憬然於心旣而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子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

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旣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脩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

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淺躐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葢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卽三物也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卽謂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卽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撥詣為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於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為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為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

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躳行者著為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剏為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竊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

先生以家口衆思儀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後儒不明此義豔稱數世不分至於宗族數百口同爨夫同爨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而財司於家

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病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家主即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親親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問恒怨歎疾咨非細故也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蓄戾離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爲定禮矣鶴按内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坐佩而立頫躬而坐鉤鉤恂恂黜賢厺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

禍謚迫矣倘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
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言乃與以書略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卽以變訓爻可據也至於伏體卽對易倒體卽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襍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背也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爲甲十家爲保十家爲鄉鄉之長有正有畯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爲官一分士畫山川邑居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衛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襍之別賢否爲舉錯不

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籓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遣之歸縣分隸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爲士以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輿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爲鄉兵至於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內矣

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於左用右則左目注於右並用則合爲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爲格物非也

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辯先儒者在尋句顏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若洲曰

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則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贓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謂先生定諸俗先生曰守道請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爲天下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

以學射示瑞生問如何爲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敵人者可爲大將矣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盡性耳聰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踐形而仁義禮智之性盡矣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用一爲正學一

陷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黑白昭昭分矣

著集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無所爲憂是之謂樂

觀邸報知吳公匪庵卒哭之吳公諱涵浙江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爲正揚於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

子丕與崑來論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嘆曰依傍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沈商州與朱學使軾議秦中風俗漸澆擬言於兩院請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以空言乎且僕非其人

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

見鼂纏自淮署寄來書曰寥寥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楚水未知其學何時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於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於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夫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闢邪說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惜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顛倒而別立一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嘗讀易通言五

卷句句與之辯正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其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則六藝既夙末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

謂長舉曰君於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澹菴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於視聽用功乎

慎修爾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皐不到乃差拘

枷號完銀始釋藎公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恣行不然不如仍舊

之商州嘆商洛天險沈青山闕先生至出迎入署晤陶甄夫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傳言熊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嘆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語長壽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為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為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為學必為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交其病盡不能入道也

溫益修寓蠡城同惲皋聞往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為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卽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大聖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肆熾愈無所止矣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忍哉臯聞曰然

語古葵季榮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略借口斥繁縟也一曰率眞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踰自居於脫略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眞勢必不孝不弟亦以爲勝於貌爲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也

臯聞問曰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也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

以鼓舞之而民愈頑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

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治平亦以是矣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並遏程朱然卽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粱採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

一后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程朱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后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

也后又言朱子為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羣聖乎夫孔子之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為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為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聖賢之心純一兢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眞如儒者之心齊慄無越分途不可混也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空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然乃兢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

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陳子翊書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察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時使問水害水利先生荅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挑淀淤一脩趙北口洩水橋一分豬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閱秦邊紀略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阨要棄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語長舉以顧諟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

者然爲之有道毎日夙興卽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發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會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必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興除外披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既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踐實地直接聖傳矣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脩

身之功故流於襍霸宋儒講誠正脩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顏氏學記卷七

德清俞紹棻廉石校栞